

当代作家自选书斋

黄蓓佳著

忧伤的五月

华夏出版社



月亮湾情案
红尘一笑
原罪·宿命
姊妹们
关于一个女记者的“新闻”
相见时难
忧伤的五月
飞进芦花

忧伤的五月

——黄蓓佳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华夏出版社

1997·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忧伤的五月/黄蓓佳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12

(作家自选精品书斋)

ISBN 7-5080-1114-7

I. 忧… II. 黄…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58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8.625 印张 460 千字 3 插页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100 册

定价:26.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黄蓓佳

作者小传

黄蓓佳，女，江苏省如皋县人，1955年6月27日出生。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

曾就读于江苏黄桥中学，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江苏省外事办公室工作，1984年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从事文学创作。

1973年在上海《朝霞丛刊》发表处女作《补考》，至今已出版、发表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出版有儿童文学集《小船，小船》、《唱给妈妈的歌》、《芦花飘飞的时候》、《遥远的地方有一片海》；中短篇集《在水边》、《这一瞬间如此辉煌》、《给你奏一支梦幻曲》、《玫瑰房间》；长篇小说《夜夜狂欢》、《何处归程》、《午夜鸡尾酒》、《世纪恋情》、《派克式左轮》、《翠》等。其中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并获国内外奖。两部长篇小说在台湾出版。作品曾被翻译成英、德、俄、日文。两次参加全国青年创作大会；参加过上海国际笔会；曾受新加坡政府邀请参加“世界作家周”活动。作品被多种报刊广泛评论，获过上海儿童文学园丁奖、金陵文学奖、花城文学奖、朝花文学奖等等。

序

作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可以这样说：没有什么比出版自己的书更令人高兴的事了。我从二十多年前发表小说至今，除长篇小说外，结集出版的中短篇作品集已经不下十本，却因为这样那样的限制（比如篇幅），总不能将自己喜欢的作品全部汇集在一本之内。华夏出版社豪气冲天，允许我们的个人自选集厚达五十万字，这真叫人十分开心。收录在这本小说集里的，基本上是我自己比较珍爱的文字。其中有些篇章已经被各种刊物和小说集一选再选，这自然是得到大家认可的作品；也有些自发表以后从未引起过注意，可我自己视若珍宝，感情上甚至觉得更贴心一些。说是敝帚自珍，也不全对，大约是在这些作品中投入的个人感情经历或者生活经验更多一些吧。有机会把它们相对集中地献给读者，心里充溢着一种欣喜和期盼。

文学永远代表着人类的梦想。每一个喜爱并收藏我这部作品集的读者，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曾经做过同样的梦呢？

让我们共同感谢华夏出版社的同志们。我们和他们是真正的志同道合者。

黄蓓佳

目 录

这一瞬间如此辉煌	(1)
雨巷	(59)
秋色宜人	(74)
仲夏夜	(182)
冬之旅	(255)
忧伤的五月	(294)
一错再错	(340)
婚姻变奏	(357)
逃遁	(371)
法式洋房	(428)
美满家庭	(487)
考学记	(502)
危险游戏	(552)

这一瞬间如此辉煌

这是一间狭窄、阴暗的琴房。屋子很小，大约不会超过五个平方米。左边墙上挂了一面二尺见方的玻璃镜，右边墙上是一张十八世纪荷兰风景画。窗户上蒙着一块花布窗帘，淡紫色，整个屋子里这种阴暗、神奇的色调，就是由此而来的。

只有这架黑色钢琴显得无比堂皇，并且有点儿光彩夺目。琴身搁在一块厚厚的大木板上，在这个小屋子里几乎占据了大半个空间。木板上还搁着一只方凳，弹琴的人必须迈上木板，才能坐到凳子上。这时俯视全屋，便会有一种威风凛凛的感觉，仿佛自己是这里盖世无敌的统治者。

屋子里一片沉寂。听得见四壁隐隐射过来的回声。卫伟觉得自己刚才唱出来的那个高音“A”显得干涩、晦暗，没有丝毫魅力。他呆呆地站着，一只手无意识地把手指攥起来，又松开，觉得十分惶惑羞惭。

他才二十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然而他却又是全系最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因为他是苏老师的学生。苏老师——声乐系

主任，教授，国内声名显赫的声乐教育家，能当上她的学生真是一种荣幸。他不知道她当初怎么会单单挑上了他的。有人背地里说，这是因为他爸爸是个大作曲家，跟苏老师私交甚笃。他对这种臆测极端愤怒。苏老师不是这样的人，他知道。她没有必要这样做，也不值得。说起来，他爸爸还是她的学生辈呢！她选中了卫伟，只是因为她以为他很有前途。“这个学生本钱很足，年龄也小，可塑性大。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男高音的。”有一次，他无意中听见她对别的老师这么说。那一刻他心跳得要命，脸也憋得通红。他真的有希望唱出来吗？声乐界那么多早经世人承认的歌唱家，他能够一一地赶上和超过他们吗？他兴奋之中夹着几分胆怯。他害怕自己是个不可雕琢的蠢材，将来会让苏老师失望，会败掉她的名声。因此，在那以后，他只要待在苏老师身边，就感到有一种像山一样沉重的东西挤压着他，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头晕眼花，心悸出汗，夜里也常常会莫名其妙地惊醒过来。

这个音我怎么唱得这样难听呢？他站在琴边，奇怪地倾听自己耳朵里嗡嗡的回声。他感到羞愧。

“不行，再来一遍。你喉咙太紧了。把声音打开！”苏老师坐在钢琴旁，用手指把一个琴键敲得咚咚直响。

卫伟又唱了一遍，他刚才从镜子中看到自己喉结有点向上跑，这回注意向下压了点。

“声音太重啦！”苏老师大声叫起来，拳头使劲敲着琴键。

她大概又在发火了，自信的老太太，卫伟想。他不知道她瘦小的身躯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发起火来声音真吓人，怪不得常有女同学被她骂得哭起来。

“再唱一遍，注意用气息带着声音。”苏老师又弹了一下钢琴上的“A”音。

他迟疑着，担心自己会再度发出刚才那样的干涩、晦暗的声音

来。

“嗯？”苏老师回过头来，催促了他一声。

“我觉得——”他有些惶惑地说：“我的喉头有点往上跑，您发现我有这个毛病吗？”

她让双手从钢琴上滑下来，轻轻地落在两腿之间。

“你为什么总是要怀疑自己？记住，不要去追求国外男高音的那种辉煌、明亮，各人的条件不同嘛！”

“我现在觉得……”

“我很有信心把你教出来。”她打断了他的话。“我已经教出来那么多的学生了，他们那些人的本钱甚至没有你足，可是现在他们都成了声乐舞台上的顶梁柱。”

这倒是真的，他想。还在年轻的时候，苏老师从美国学成归来，受聘于国立音专，从那时起，一批接一批的学生就从她门下出来了。这些学生如今都是国内响当当的歌唱家、教授、副教授。他们都是她的金牌，炫目耀眼的金牌。她也是他们的金牌，金牌和金牌交相辉映，何等光彩和气派！不过卫伟私下里听同学嘀咕说，她其实也只能算这些学生的启蒙老师。他们后来有的出国留学了，有的改随了其他著名教授，有的得到了外国专家的悉心指导。他们的成功不全是她的功劳，她只能算是个受他们敬重的领路人，曾经在她们初学迈步时搀扶过他们。卫伟对这些议论很不以为然。是这样的吗？苏老师只有这么一点儿功劳？是不是因为苏老师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收为学生，这些同学就嫉妒了呢？无论如何，他不愿意听到这些话。他希望自己的老师是个很了不起的、很伟大的教授。

他没有回答苏老师的话，只把站立的姿势稍稍变换了一下。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左脚。这只脚有个爱向里撇的坏毛病，当他往台上一站的时候，这毛病就显得非常刺眼。苏老师已经向他提醒过好多次了，他总在留心纠正自己。现在他偷偷地往地上看了一眼，还

好，脚是平平正正的。脚上的毛病到底比声音上的毛病容易纠正多了。

她继续说：“歌唱艺术是音乐领域里最辉煌的一个部分。三十年代，我从美国回来，第一次登台演出《茶花女》，我就觉得我选定了目标。我开始是学提琴的，你知道吗？我的提琴演奏甚至在国外得过奖。可是我仍然放弃了它，毫不吝惜。真奇怪，那一次决心下得那么肯定，一点儿也没有犹豫。”

他听着，可是并不觉得奇怪。她会做得出来的，他想。她从来就没有在什么事情上迟疑不决过。这么大了，她仍然是这样干脆脆，爽爽朗朗。她喜欢把什么东西都牢牢地抓在手里，只要她能抓得到的。她有没有觉得疲倦和厌烦的时候呢？

“好了。”她三言两语地结束了话头。“已经说得太多了。继续上课吧。”

可是这个音他还是唱不好。声音本身变得顽固起来，又好像是存心跟他开玩笑，他无论如何捉不住它。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今天……恐怕唱不好了。”他满头大汗地望着苏老师。

“你今天注意力不集中，心神不定。”她毫不客气地指责他。

是这样吗？好像是有点儿。苏老师的眼睛真厉害。

现在大约快下课下。淡紫色的窗帘把屋里遮得不透一点儿光线，他感到有些压抑。每次苏老师来上课，总是先要他把窗帘放下来。他这个琴房设在一楼，窗外是一片茸茸的草地，苏老师生怕他时不时会被窗外的景色吸引，分散了注意力。可是他不喜欢屋里这种阴暗、神奇的色调。窗外的世界多好！阳光灿烂，绿草如茵，也许还有飞来飞去的白色羽毛球。他悄悄地伸出手去，把窗帘揭开了一角。一束阳光刷地一下就冲了进来，正好照在那个贝多芬石膏像低垂、愤怒和沉思的大脑门上。石膏像仿佛着上了一层闪光耀眼的金粉，变得那么灿烂辉煌，崇高神圣。同时，整个屋里也明亮多了，有

一股暖融融的春天的气息。他不知怎么想到了隔壁琴房里的明子。她在干什么？她注意到窗外明媚的春光吗？这个瘦瘦长长、模样普通的姑娘，他这样想到她已经不止一次了。他奇怪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过别人，比如娇小妩媚的小枝。小枝大概也在隔壁。她和明子合用一个琴房。卫伟明白，小枝倒是希望他能常常想到她。“你每天都能听见我练声吗？”小枝有一次这么问他。他反应迟钝地摇了摇头。“哦，你大概太专心了。可是我总能听见你的。”她有点失望地甩了甩脑后的“马尾巴”。

苏老师又用手指在琴键上“咚”地敲了一下。

“下课的时候，我注意到你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儿谈论什么。是出什么事了吗？”

“是从老师那儿传来的消息。”他告诉她，“说是要在学生中来一次民意测验，让大家自己重新选择指导老师，每人填两个志愿。”

她沉默了一下，笑了起来：“你就是为这个心神不定的吗？”

“苏老师，这总是一件大事。”

“愿意吗？”

“大家都不敢相信。”

“如果是真的呢？”她紧跟着问。

他愣了片刻，然后，脸孔兴奋得微微有点发红：“苏老师，要真是这样，大家一定会举双手拥护。”

“也算是对老师的一次检验，你懂不懂？个别老师太有点儿自以为是的，这样下去会失去学生信任。该提醒一下。”她语气平板地说。

卫伟莫名其妙地听着，觉得有些心跳。苏老师怎么会跟他说起这些？这不该是对他——一个普通学生——说的话。他为自己听到了不该听的话而害羞。她指的是谁？倪老师吗？他本能地得出结论。倪老师是明子的指导老师，系副主任。他知道，在整个声乐

系里，苏老师对倪老师最不以为然。

如果是这样，如果是针对倪老师的话，那么他对这次民意测验就兴味索然了。他喜欢倪老师。这个五十多岁的副教授，身上总有一些吸引年轻人的地方。他们一些同学都喜欢她。

他迟疑地说：“要是这样，有的老师那儿会涌上一大群，那怎么办？一个老师怎么可能教这么多学生？”

苏老师矜持地笑了笑：“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拉下去的。我的学生我会负责到底。别的同学要是想到我这儿来，就要再研究了。”

她认为我不会改填别的老师吗？他心里突然闪过了这么个念头，然后又觉得这个念头有些荒唐。苏老师那年在几十个新生中间挑上了他当学生，多少人羡慕得要死呢！苏老师是名教授，名师出高徒，谁不知道这个道理？即使他以后冒不出尖来，有苏老师当牌牌，他走到哪儿都不会被冷落。苏老师——光这个名字，就是一份烫金的保证书。当她的学生不容易，每次声乐系招来的新生，男男女女都是先让她挑选的。他还记得入学第二天，他们全体集中在一间教室里，老师们全都坐在椅子上，听他们一个一个唱过去。那时他还不会用意大利语唱歌剧选段。他唱了一个拿波里民歌《我的太阳》，是用中文唱的。唱完以后，他就看到坐在头排正中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用铅笔点了他一下，对旁边一个男老师说了句什么，过了几天，他就被通知说，他成了苏老师的学生。苏老师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出色的男高音。他真幸运。

后来他才知道，那个男老师姓汪，原是部队歌舞团合唱队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歌舞团解散，他先是被下放到工厂，后来又通过苏老师的关系调到音乐学院，现在是声乐系讲师，在系里负责抓艺术实践（也就是演出活动等等）。他也曾经是苏老师的学生，那是在六十年代的时候。他们这个系，绝大部分老师都是苏老师历年来的学生。他们像众星簇拥着月亮一般地簇拥着她，有时候——卫伟几

乎不好意思这么形容——他们甚至会像宠孩子一般地宠她，由着她的性子。说真的，她的性子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平和的，她常常会让人不知所措。

“今天晚上，你们是有演出吧？”苏老师把双手抬起来，平放在钢琴上，侧过头去说。

“到医学院演出。汪老师联系的。”

“你的独唱排在第几个？”

“我不知道。大概要到演出前才公布吧。”

“你放心，汪老师会尽量关照你的。”

他没有说话，不知怎么的，这句话让他觉得有点儿沮丧。

苏老师又问：“你选了哪些曲目？”

“《星光灿烂》，还有……”

“这一个很好。”她微微点了点头。

他也认为这一个很好。普契尼的《托斯卡》实在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歌剧。其中男主角的咏叹调《星光灿烂》又是他为之神魂颠倒的。这段咏叹调写得热情洋溢，而且又是那么华丽，那么纤秾，跟作者以往那种柔美和委婉的风格大不相同。难道普契尼也是在迷人的星光下心荡神摇的吗？

苏老师把钢琴盖“啪”地一声放了下来。“课就上到这里吧。晚上演出，午饭后最好睡个觉，知道吗？”

“您晚上不去看看吗？”他问。

“不去了，汪老师会把一切安排妥当的。”她说，把乐谱合上，挟在怀里，站起了身。当从厚木板上往下迈的时候，他小心地搀扶了她一下。她却又不在意地挣脱了他的手。她瘦小而又硬朗的身子跟她白发苍苍的头发有些不大协调。她要是把头发染一染，谁也不会以为她会有七十多岁，他想。

苏老师站在门口的时候，还回头嘱咐了一句：“注意在台上的

姿势，尤其是你的左脚。”

她终于拉开门走了。门没有随手关上，纷乱的钢琴声和练唱声从走廊里潮水一般地涌了进来，仿佛要把他整个儿淹没似的。他禁不住缩了一下脖子。

这里面有明子的声音吗？

他停在门口，往走廊两边看了看，只有压迫耳膜的乐声，没有人影。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大家都钻在琴房里下苦功夫，没有人会出来闲聊的。

他敲了几下门，里面的琴声停住了，传出一个圆润清丽的女高音：“谁？”

“是我，卫伟。”他大声说。走廊里的声音震天动地，他怀疑他的答话声是否能够送进门里。

门开了，屋里的光线好像猛然间给昏暗的走廊打开了一扇窗户似的，身材细长、留着男孩子一般短发的明子就嵌在这扇窗户之中。

“就你一个人？”卫伟探了探头。

“一个人。小枝找汪老师去了。你想进来吗？”她歪过脑袋问他。

随随便便，自自然然，大大方方，就像她对待任何一个同学一样。卫伟到今天也拿不准她有没有开始对他的呼唤作出回应。他自以为已经对她表示过几次好意了：一次是请她去参加他爸爸举办的家庭音乐会；一次是给她一张内部电影票；还有一次，她把刚抄的一份谱子丢失了，他花了整整一天帮她重新抄了一份。可是她每次见了，神情却总是这么自然，自然得令人可疑。她是不是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好意呢？不过他又觉得不大可能。说起来，她比他还大一岁，入学以前工作过两年，她怎么能够不懂得这一切？

也真怪，声乐系的女同学中，漂亮姑娘有的是，而他自己也是

个相当帅气的小伙子，他却偏偏看上了这个最不起眼的明子。是不是她在这一群喜欢忸怩作态的姑娘中显得过于不事修饰，反而加深了对她的印象？他也说不清楚。

她是个很有前途的女高音，音域极宽，音色圆润甜美，富有光彩，从轻巧的花腔到最壮丽的戏剧性声部都能胜任。“小卡拉斯。”同学们都这样叫她。他们认为她总有一天会达到这个当代最著名的全能女高音歌唱家的成就的。不过，与她的华丽嗓音相反的是，她的形体动作却显得那末朴实无华。她登台表演时，几乎不用动作，也没有什么表情。她的一切情感都是靠声音表达出来。也许是她的声音太有魅力，而把她其余的部分都遮没了吧？他喜欢她的演唱风格。

他进了门，反手又把门关上，潮水般的声音立刻被挡在门外了。他注意到她在玻璃镜框上插了一根细软柔嫩的柳枝，黄绿色的枝条上还挂满了绿毛毛虫一般的花苞。这么说，她还没有忘记春天，她也喜欢这个阳光明媚的季节。

“倪老师还没有回来吗？”他问。

“没有。外国专家讲学要到明天结束。倪老师总是要听到最后一节课的。”

“听人说，她这回又是自费去听课。”

“系里总是卡她。他们说教学经费太紧，不好报销。他们都是守着家门不愿出去的人。”明子很替她的老师抱不平。

卫伟知道，倪老师每个寒暑假总是要自费出去听一些专家讲课的。这个年过半百的副教授，虽然当了系副主任，却有股子虚心好学的劲头，教学方法新鲜而且活泼，学生们背地里非常敬重她。

倪老师是四十年代末期从国立音专毕业的。不过她不是苏老师的学生。而是跟着另一位著名教授学习。她长得武高武大，头发乌黑，双目炯炯有神，脸色永远红润和丰泽，一口牙齿雪白晶亮。她

跟苏老师到底关系如何，在这个系里大家都避而不谈。不过谁也看得出来，她的性格过于秉直，过于天真了，常常会为了教学上的事情跟苏老师争辩几句。她是这个系里唯一敢于对苏老师发表不同意见的人。粗看起来苏老师好像有点怕她，有时还对她作些让步。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吃亏的总是倪老师。在这个小小的艺术王国里，倪老师毕竟是势单力薄的。好在她这人性子开通，全不在乎这些。她照样出去听课，照样跟苏老师争辩，照样大步流星地走路，仰着头大笑，把一头密密的黑发摇得簌簌发响，也照样赢得学生们的敬重。卫伟估计，这一次让学生们填志愿选择老师，填到倪老师名下的一定不会比苏老师少。金牌牌是宝贵的，可是艺术舞台上更要紧的是真才实学。当你一步一步走上台去，几十万瓦的灯光照得你汗流浹背的时候，你怎能有半点含糊呢？毕竟，倪老师比苏老师年轻得多，接受新事物也敏锐得多，她在教学上自有苏老师所不及之处。

明子的钢琴上摊着一本乐谱，她站在琴边，歪头望着卫伟，身体重心落在一只长长的左腿上，整个姿态显得轻快而且流畅，就像屋里那一根细软柔嫩的柳枝。他想，怪不得人们说：建筑是凝练的音乐。人体造型也是一种音乐，是一种更加活泼和有韵味的音乐。它会使人一曲终身难忘的。

“晚上演出的曲目，你都准备好了吗？”明子问他。

“准备了三个。”

“恐怕太少了点。”她关切地说，“你的节目总是很受欢迎的。”

“唱歌剧选段，大家不一定喜欢听。”

她叹了口气：“是这样。来一段《外婆的澎湖湾》，台下准会轰动。换一段别的什么咏叹调，台下会半天没反应。真糟糕！”

她那双单纯的大眼睛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在她这张轮廓过于分明的脸上，唯有一双眼睛显得特别引人注目。眼睛微微凹了进